

小时候,听大人讲,乡下田里的所有庄稼和植物,比如稻秧、油菜、棉花、玉米、芝麻、蓖麻、芦粟,还有芦笋、竹笋,包括野草、野花,它们生长的日子里,一定经历一个叫作拔节的环节。拔节是它们长高、长粗、长大、长熟的一个过程。逃不过也省不掉。这些庄稼和植物拔节时会发出声响,这个声响就叫拔节声。

我相信庄稼和植物是有拔节的生长现象的,但我不相信拔节会发出某一种声音——我看见菜园里的芝麻长成了一尺高,玉米长成了半人高,芦粟长成了一人高,狗尾巴草也在田垄上翘着尾巴。我走过它们身边,特地弯膝蹲地,屏住呼吸,耳朵竖起,听了一分钟,两分钟,大约有五分钟,始终没有听见什么拔节的声音。我对母亲说,这个拔节声,可能是大家想出来的。

母亲一脸不满,埋怨我对万物不敬。她坚定地认为拔节声肯定存在。

清晨,东方的地平线微红浮起,我就去了菜园,想摘几只落苏。菜园的最西面是一长溜的玉米,有四排,每排十几米,一直通到河岸边。每株玉米都规整地立在我面前。我数了一下,从地面到玉米树的顶,玉米秆有五六节,每一节的节结处长出一片秆叶,秆叶像一弯月亮。我看了半天,自认为玉米的拔节就是长节,长节就是玉米树的梢头不断地长出节结,长出的节结再往上生长。玉米树长高,靠的就是节结的不断出现和节结的不断拉长。这个过程安静且奇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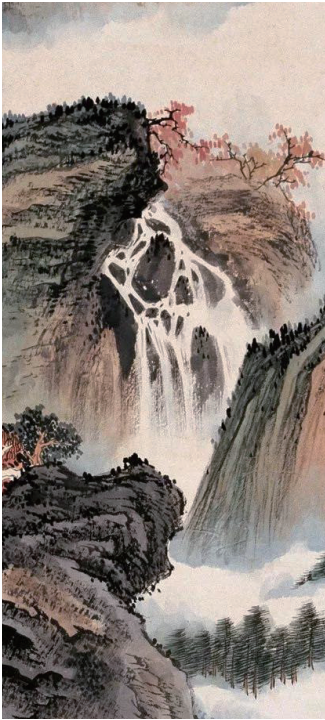
想拔腿回家了,还未转身,却听见身旁“咯噔”一声,快速、短促、干脆、坚定。循音望去,看见发声处玉米树的干枝像是狠命地抖动了一下。我扑了过去,一眼就看见玉米树的苞叶处,玉米的秆茎突然向上冒出了一丁点的新绿,颜色鲜嫩,青翠,有点湿润。再朝上朝下看看其他秆茎,也都是这个样子。这可能就是玉米树拔节的声音?这声音不是来自节结,而是来自苞节节的玉米叶子,因为秆茎长高,苞叶与秆茎突然拉开距离而发出的声音。也就是说,玉米秆向上蹿,而玉米叶不让其蹿上去,玉米秆只好挣脱苞叶。挣脱而蹿上去的一刹那,声响就出来了。

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母亲,母亲说,她也说不清楚。

后来的日子,早晚两头,我经常性地去菜园里走走,也确实听到了几次玉米树的拔节声音,看到了玉米树“咯噔”以后瞬间的晃动样子。拔节确实有声响的,但听到是要候机会的。因为,拔节的声响很小、很

拔节 拔节声

□高明昌



着芦粟的影子。浜滩上的芦粟,靠近路的高,靠近河的矮,组成一道绿屏。撩开芦粟,摸到河边,开始放钓。放钩时,会突然听见“噗嗤”一声,有时是连续几声。一抬眼望去,幽深的天空下面,芦粟的梢头朝河内、朝岸上晃动了几下。父亲对我说,是芦粟在拔节,是拔节声,别怕。我定了定神,说嗯,说不怕,但心里七上八下,一直想象在芦粟的下面有落水鬼在游动、在攀芦粟,也在伺机吓唬我。

晚上下钩,东方鱼肚未白,我和父亲就去下钩的地方收钩了。总会收获大大小小的甲鱼,从来不空手。清晨看芦粟,芦粟湿漉漉的,叶上有闪亮的小水珠;芦粟都是昂首挺胸的,连秆叶也是朝上仰着。如果再仔细看的话,还会发现,在芦粟的苞叶与秆茎处都露出了一段极为新鲜的表皮,每一节都如此,有一寸长,比玉米的拔节要高。

后来的日子,我去过稻田和麦田,我只看见稻秧、麦苗的长高,长密,长得青翠欲滴的样子,但从头至尾,我没有听到拔节声。我那时想,有些植物拔节是有声音的,有些植物拔节是没有声音的。但有没有声音都不影响它们长大,因为它们都按照规矩老老实实地拔节了。

短,像是线针刺茄子表皮的声音。而且,拔节一般都在太阳刚出来时,或傍晚太阳落地的几分钟里。而最多的是雨后的辰光,这是大人说的,我没有亲见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,只觉得玉米很诚实、很呆板,像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一是听候时令,循循天道。二是喜欢宁静、不事张扬是它的本性。所以对玉米树的长大,我们都有一个它像一夜长大的误判。

后来我又发现,植物拔节声音最响亮的当数芦粟。芦粟长到比人高的时候,比较容易听到拔节声。芦粟长高与玉米长高一样,白天很难看得出的,你感觉芦粟也是夜里偷偷长大的。其实这也是错觉,芦粟的每一分钟都在长高、长粗,只是你没有时间、没有心境,去看芦粟慢慢长大的每一分、每一秒。而且这芦粟拔节的声音,一般在天将黑或者全黑之间发出,这个时候,人往往是蹲在家里的。

小时候的夏夜,我跟着父亲去钓甲鱼。天色稍暗,父子俩匆匆扒口饭,背着钓甲鱼用的坛坛罐罐,开始夜行,目标是村外的河浜。寂静的田野,父子俩一前一后,笃笃地走在河浜边弯曲的小路上。小路的内侧是稻田,稻田连着稻田,看不见边际;外侧是浜滩,浜滩上种满了芦粟,芦粟的外面才是河面,河面倒映

大家V微语

诗歌不是一个人的

□余秀华

●很多人解读诗的时候完全不同,这恰好说明这个诗是优秀的。如果所有人的解读都是一样的,那说明这个诗是失败的。

●因为诗歌的存在就是语言的艺术,中国的语言,每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里的语法和意义都不一样。而诗歌的解读千人千变:你怎么读这个诗歌,这个诗歌就是你的;他怎么读这个诗歌,这个诗歌就是他的。

●诗歌不是一个人的。很多人喜欢诗歌是因为他们在诗歌里读到自己想要的部分,所以好的诗歌能产生共鸣和共情,是因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读到不同的东西,这是一首诗存在的关键部分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露天电影

□苏童

露天电影已经离你远去,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。

直到现在,我的记忆中还经常出现打谷场上的那块银幕。一块白色的四周镶着紫红色边的银幕,用两根竹竿草草地固定着,灯光已经提前打在上面,使乡村寂寞漆黑的夜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明亮欢快的窗口。

如果你当时还匆匆行走在通往打谷场的田间小路上,如果你从城里赶过来,如果新闻简报已经开始,赶夜路的人的脚步会变得焦灼而慌张。打谷场上发亮的银幕对于他们好像是天堂的一扇窗,它打开了,一个原先空虚的无所事事的夜晚便被彻底地充实了。

农用拖拉机、打谷机和一堆堆草垛湮没在人海中。附近乡村的农民大多坐在前排,他们从家里搬来了长凳和小板凳,这样的夜晚他们很难得地成为特权阶层。更多的是一些像我们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和青年人,他们在人群里站着,或者在一片骂声中挤到前排,在一个本来就拥挤的空间里席地而坐,对来自身边的推搡和埋怨置之不理。银幕的反面也有人坐着,那些人显得孤傲一些,为了不与他人拥挤和争吵,情愿欣赏一部“左撇子”电影。

电影开始了,打谷场上的嘈杂声渐渐地消失,人们熟悉的李向阳挎着盒子枪来了,梳直发的让年轻姑娘群起效仿的游击队女党代表柯湘来了,油头粉面的叛徒王连举来了,阴险狡诈的日本鬼子松井大队长也来了,孩子们在他们出场之前就报出了他们的消息,大人让他们的孩子闭嘴,实际上这是一次人群与电影人物老友重逢的欢聚。

打谷场上的人们凭经验等待着那些朋友的到访,不管是英雄还是坏人,他们一视同仁,热情地报出你的名字。如果正值冬季,西北风会搞些恶作剧,那些出现在电影里的人,男的,女的,他们的嘴唇都随风歪斜着,不仅是坏人,好人或者英雄也被讨厌的大风吹歪了嘴唇。我记得在一个大风之夜,美丽的女英雄柯湘始终歪着嘴巴高唱着《乱云飞》。

打谷场上的欢乐随着银幕上出现

一个“完”字而收场,然后是一片混乱。有的妇女这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,于是尖声叫喊着孩子的名字。也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突然扭打在一起,引得人们纷纷躲避,一问原因,说是在刚才看电影时结了怨,谁的脑袋挡着谁的视线,谁也不肯让一让,这会儿是秋后算账了。我那会几岁还小,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去到一个陌生的打谷场,等到电影散场时却总是找不到他们的人影了,因此关于露天电影的记忆也少不了那些令人恐惧的夜晚。

我记得那些独自回家的夜晚,随着人流向田间小路走,渐渐地,同行的人都折向了其他的村庄,只有我一个人走在漆黑的环城公路上。乡间的空气与工厂区完全是两种气息,干草的清香和农家肥的气味混杂在一起,扑进你的鼻孔。

露天电影已经离你远去,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,不安分的孩子开始为一部看过多次的电影付出代价。代价是走五里甚至十里的夜路,没有灯光,只有萤火虫在田野深处盲目地飞行着,留下一些无用的光线。

有几次我独自经过了郊外最大的坟地,亲眼看到了人们所说的鬼火(现在才知道是骨殖中的磷元素在搞鬼),而坟地特有的杂树乱草加深了我的恐惧。我摆脱恐惧的方法就是不向恐惧的事物张望,我向公路的另一边侧着脸,侧着脸狂奔,听见风呼呼地划过我的脸颊;所见坟地向身后渐渐地退去。当城郊接合部稠密的房屋像山岭一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时,我觉得那些有灯光的窗口就像打谷场上的银幕,成为我新的依靠。我急切地奔向我家的窗口,就像两个小时以前奔向打谷场的那块银幕一样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杨军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
零售
专供报

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